



● 作者/Derek Solen ● 譯者/蕭光霽 ● 審者/洪琬婷

# 中共空軍訓練文化之轉變

## PLA Air Force Remedies Self-Defeating Training Culture

取材/2022年7月15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 Brief*, July 15, 2022)



中共空軍過往以「競賽比武」形式進行訓練，雖有助於提升個人戰技，但無法因應未來聯合作戰所需。因此中共空軍調整相關訓練形式與標準，期能改變過於著重競賽比武的訓練文化。

## 引言

組織文化可以是左右軍隊作戰成敗之決定因素，這點無庸置疑；惟其本質無實體、難以量化且講究素質，使得分析軍中文化不易，從外界向內探索更是難上加難。然而共軍最近發表數篇文章，卻報導中共空軍數項文化轉變的成功案例。文章揭露存在於中共空軍單位間的某些文化問題，這些問題降低作戰效能，甚至導致其訓練目的未能達成。雖然從刊載這些文章之媒體本身可以瞭解，其報導內容可能是樣板，俾利其他單位倣效，所以文章聲稱已解決的相同文化問題，很可能仍存在於中共空軍，甚至是在共軍整體之中。

## 共軍文件紀錄中的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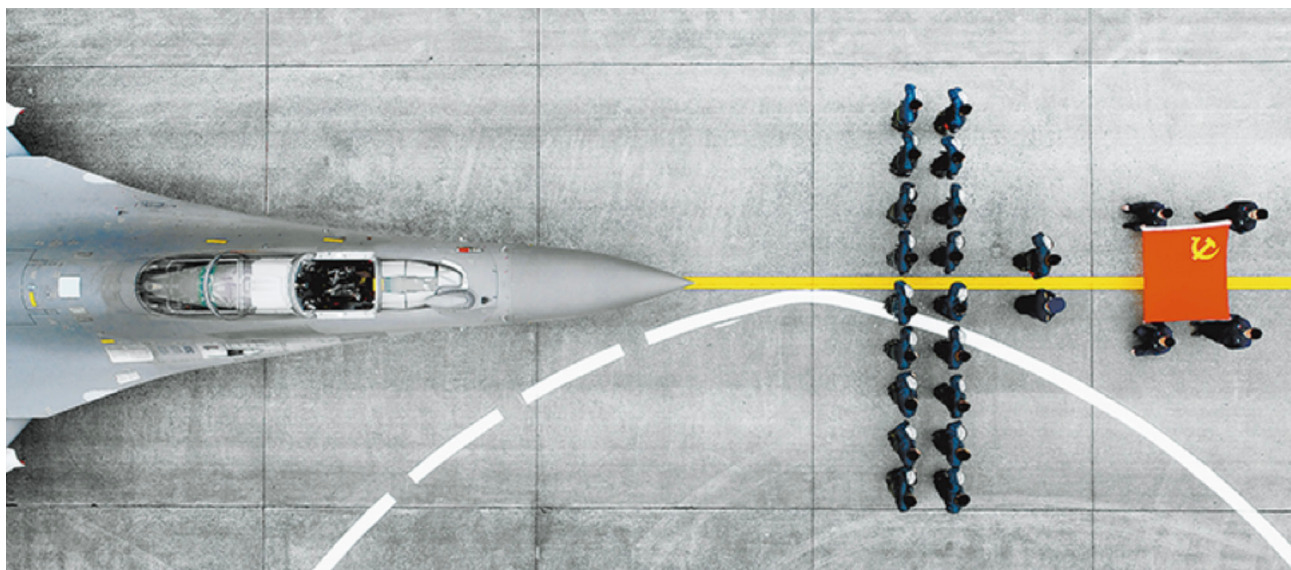
前述文章皆刊載於共軍中央軍委會之官媒《解放軍報》，中央軍委會之層級，在美國約略等同於國防部。其中三篇連載文章是針對同樣隸屬於中共空軍西部戰區空軍某基地之下轄單位，第四篇則與西部戰區空軍某航空兵旅有關，然其隸屬關係不詳。該基地應為西部戰區空軍所屬三個防空基地之一。中共空軍的防空基地屬指揮部層級，並非一般營區，其層級與美空軍編號航空軍相仿，然其亦能指揮地對空導彈旅。第四篇文章所述對象則是西部戰區空軍某航空兵旅的某飛行大隊。中共空軍航空兵旅與飛行大隊之層級，分別等同於美空軍之聯隊與中隊，惟所屬機數少於美方同級單位機數。

## 擺脫無謂的追求精準做法

前述文章的第一篇是關於過往「脫離實戰(狀況)的精準」(解放軍報，2022年2月11日)，又稱為無謂的



(Source: Reuters/達志)



中共西部戰區空軍某航空兵旅之飛行員，在某次演習前舉行宣誓儀式。(Source: China Military Online)

追求精準做法。該文開頭敘述近期演習中某位飛行員在攻擊橋梁時採取之作為。與「傳統」上使用多枚炸彈轟炸橋面的做法不同，該飛行員於此任務中瞄準支撐橋梁的一座橋墩，有效摧毀整座橋梁。此次範例顯示該飛行員所屬單位，已改變評估飛行員空對地攻擊成效的標準。

這項改變顯示舊有訓練不切實際之要求與實戰要求在相較下之差異。過去共軍飛行員在進行實彈炸射訓練時，瞄準的皆是單一型式之固定目標(解放軍報，2月11日)。再者，接近目標時，飛行員投彈高度與飛

臨目標上空時間皆有詳細規定或套路。然後基於這些規定與計畫，評估飛行員執行攻擊任務時是否精準按表操課。無庸置疑地是，飛行員飛行時要在未遇襲或在良好天候條件下，才會準確達標。依此高標對飛行員進行評估，與在靶場中鑑定一位步兵之步槍射擊戰技優劣，殊無二致；這種做法是用於鑑定戰技，但無法評估其作戰效能。然而，目前共軍單位評估飛行員之標準，納入針對目標特性是否採用適當彈藥，以及該次攻擊效果所持續時間，讓飛行員可以更靈活地執行攻擊任務。

### 勝負態度之轉變

前述《解放軍報》文章的第二與第三篇內容極為相關，皆探討看待勝負之態度。第二篇內容主要為演習後任務歸詢。文章開頭詳述某航空兵單位所屬之防空單位與軍機的交戰過程。該防空單位之雷達遭受干擾壓制，在交戰中落敗，然其冷靜地接受挫敗，並從中汲取教訓(解放軍報，2022年2月13日)。另一方面，該航空兵單位更琢磨其勝出背後，純屬幸運之因素。此例顯示共軍基地單位目前重視從戰演訓勝敗中汲取經驗，而非一味追求擊敗對手。惟該航空兵單位領導幹部

指出，過去演習後任務歸詢所發現之問題，通常未獲解決。為能充足學習經驗，該單位律定一套制度，要求相關人員必須在一定時間內，解決已知問題。

第三篇文章報導有關作戰精神的故事。文章開頭描述另一次某航空兵單位與防空單位之接戰過程。航空兵單位派出的是舊世代戰機，而防空單位操作的則是先進武器系統(解放軍報，2022年2月18日)。飛行員試圖以低空飛行，利用地形地貌(該戰技稱作地形掩護)操作戰機，以躲避偵測，但仍被偵獲、「擊落」。儘管其性能較差之戰機在演習中遭擊落，該飛行員仍因戰機操控能力卓越而受讚揚。該文亦提及參與某次防空旅實彈演習中兩個防空營的故事。該旅第4營發射12枚飛彈命中11枚，第6營則是發射5枚、命中3枚，且皆是在實戰條件下完成。雖然第6營命中率較低，但仍獲頒「軍事訓練一級單位」獎項，因該營是



組織文化是決定軍隊作戰成敗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共空軍單位間存在某些文化問題，而這些問題降低了作戰效能，有時甚至導致其訓練目標未能達成。(Source: Reuters/達志)

在更困難條件下命中目標。前述兩則故事顯示，基地單位現在評估訓練成效時，會考量得勝與落敗時當下狀況，以培養「戰場思維」，取代該基地舊有的「靶場思維」。

### 競賽勝負之外

本文摘錄的第四篇文章與前述文章性質不同，但因考量演習以競賽方式進行之價值，而與前文有關。該文報導某航空兵旅的飛行大隊中，目前與過去贏得多屆「金頭盔」獎的成員，「金頭盔」為年度空中纏鬥競賽，藉以選出中共空軍最佳戰鬥機飛行員(解放軍報，2022年5月27日)。得以於此年度競賽中勝出，是中共空軍戰鬥機飛行員的「最高榮譽」。然而《解放軍報》一文指出，該單位在某次演習中，其飛行員幾乎無法以團隊方式執行任務，而克服這項困難與取得「金頭盔」同樣重要。其言下之意是指儘管飛行員發揮個人勇猛精神，能「單槍匹馬」贏得「金頭盔」獎，然其勇氣與戰技，卻無法保證在實戰中取勝，因為「敵人會採取體系(聯合與聯兵)作戰」(解放軍報，5月27日)。該飛行大隊因此採取一項「金頭盔+」做法，調整訓練課綱，課目超過「金頭盔」競賽涵蓋範圍，其中包括與特種機型及海軍艦艇協同訓練(解放軍報，5月27日)。該單位鼓勵飛行員破除主張匹夫之勇的「舊思維」，而是要更加以智取勝，運用戰機整體戰力，如電子戰系統，以及發揮聯合與聯兵作戰綜效。該飛行大隊教官在文中綜整心得指出：「奪得『金頭盔』固然好，但一個單位一直盯著一個獎項去拼搏，是經不起考驗的」。



共軍競賽盛行，已帶來負面效果，使部分單位與官兵訓練表現趨向於接近運動賽事與運動員。圖為2018年11月6日，中共珠海航展空軍表演實況。(Source: Reuters/達志)

### 結論

雖然本文收錄《解放軍報》的各篇文章，並不能一眼看出彼此關聯，但綜整後可知共軍重點在於評估個人與單位之方式。競賽獎項會起帶頭作用，所以當部隊獎勵的是無謂追求精準做法或勝負懸殊之比率，其所屬恐會群起效尤，而此終究非關戰力評估之實質意義。再者，過度強調個人或某單位累積之獎項，可能會讓部隊為求勝出而投機取巧，進而破壞訓練宗旨。

在以競賽形式進行訓練時，此情尤以為甚。共軍於過去十年中策辦競賽次數大增，是為了激勵個人或單位精進技能。然而這些競賽並不代表共軍整體訓練做法；因要透過勤訓精練，才能贏得

競賽，共軍此種做法應有獲得部分成效。惟在共軍訓練中競賽盛行亦帶來部分負面效果，使得某些單位與官兵表現，就如同運動賽事中之團隊與運動員一般。此舉可見諸於過去數屆「金頭盔」競賽：2017年之前，共軍飛行員有時會「脫離」接戰，等待比賽終了以平手收場，而不願勇冒遭到擊落或失分的風險(*The Diplomat*，2021年9月29日)。同樣情況也發生在某陸軍單位的訓練做法上。在2019年底，曾在該年稍早於集訓比賽中橫掃千軍的第78集團軍特戰旅某連，卻反而在訓練成效驗收時表現不佳(解放軍報，2020年5月18日)。顯然該連官兵為集訓比賽苦練，但在平時常態訓練項目上只有「點到為止」。

共軍推動競賽之舉，或許已產生另一負面效果：競賽比武表現被視為評定整體作戰能力之標準。第四篇文章說明有此項問題。文中飛行大隊或有戮力從訓，卻發現固有結合個人勇氣與戰技之做法，雖能應付「金頭盔」競賽，然而一旦跳脫競賽設定之有限範圍外，則顯不足之窘；意指共軍即便在倍受推崇的競賽中奪冠，仍無法確保在實戰中致勝。儘管該文並未貶低競賽的價值，但對以競賽中的表現，作為驗證戰力之全面做法不表贊同。

這四篇文章似亦指出，西部戰區空軍所屬單位在改變內耗

文化上有所進展，這種文化在前述文章所提及的單位中也不陌生。刊載前述文章的媒體，其用意在於「教育」部隊，而不僅只是報導新聞而已；此舉具有兩種意涵。其一，單位文化之實際改變可能較報導所示來得更少；其二是前述文章目的在於激勵共軍與中共空軍其他單位，俾利推動類似文化改變。可以想見的是，文中相關單位已改正之文化「問題」，其實早已在共軍蔓延，因此必須宣揚這些單位之例證，就如同有關第78集團軍特戰旅之文章所述。可見「靶場思維」仍存在於中共空軍，更遍及共軍整體。對訓練

採取此態度，自然會挫折共軍與中共空軍改進戰力上所付出之心力，而致使共軍認知到，文化改變與共軍武器裝備現代化同樣不可或缺。

改變組織文化一事，知易行難。據稱西部戰區空軍另一航空兵旅，已「達成」如同第四篇文章描述的飛行大隊文化改變，此例適可予以探討。2020年初《解放軍報》指出，該航空兵旅戰鬥機飛行員破除其「千里走單騎」之重視與傾向，轉而支持成為聯合與合成團隊一員以遂行作戰(解放軍報，2020年2月9日)。如近期刊登的前述文章所述，此項報導可能言過其實。然而，所有文章皆透露中共空軍，乃至於共軍皆注意到文化問題，並設法予以解決。共軍尚需努力多年，才能改變根深蒂固的態度，汰換冥頑不靈的人員，但在努力下，也許十年之內就能達成。

### 作者簡介

Derek Solen為美空軍中國航空航天研究院(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曾為美陸軍文職情報專員。

Reprinted from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with permission.



共軍仍抱持著「靶場思維」，而其已逐漸開始認知，改變訓練文化與裝備武器現代化同樣重要。(Source: Reuters/達志)